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三十六

四夷三

北虜考

睿皇帝復辟，念居虜中時，伯顏帖木兒有保護功，遣都督馬政齎綵幣賜其妻孥，來留不遣，而使皮兒馬黑麻入賀言，欲獻璽，賜勅誥，責留馬政罪，且

曰、璽非眞、卽眞秦物耳、朕不貴也、獻與否惟爾、馬  
政亦自虜中代、李來乞糧、不許、天順二年春、李來  
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輒敗、猶時飾  
小捷聞、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  
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明年春正月、  
虜入大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賢都指揮  
李鑑戰死、其秋復寇大同、守將安陽伯李文避不  
敢出、虜直抵雁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于京師、  
邊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率兵屯紫荆、倒馬二

關爲聲援，虜益肆往來自如。勅二關兵出雁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却之。明年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懷寧伯孫鏜、兵尚書馬昂率京兵及河南、山東兵西征。會曹欽反，闕下昂討賊有功，不果行。而侍郎白珪、都御史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季來三上書求款。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指揮詹昇齋勅諭。季來曰：「比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已悉知。朝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負約構怨，常在

北邊今歲復掠我河西邊將追捕兩致殺傷廷臣咸請大發兵誅討朕以生靈故謝罷羣議太師書中亦言愛惜多人性命朕與太師旣同此意故使使往諭太師自今其棄細故行大道散遣部落毋爲邊患使來賞賜朕不爾吝齎往綺幣至可領也其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詔守將彰武伯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善

爲備仍勅虜使察占母多挾人來留其餘塞下官  
餼之聽與邊人交易字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  
賜不宜等諸部禮臣言孛來賜視諸部大溢獨其  
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此怏怏宜  
稍塞其意詔增幣一襲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孛來  
弑也虜共立其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  
子遣使入貢賜勅招諭之成化元年春王子與孛  
來並貢復求報使不許頃之孛來誘兀良哈九萬  
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彰

武伯信率大同兵都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虜皆無功虜諸酋亦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阿羅出者結乷加思蘭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河套古朔方郡饒水草其外爲東勝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國初嘗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以故避不入後以曠遠徙弗居至是遂爲虜巢邊民亡命者時導虜入掠邊事日亟而孛來勢分復爲毛里孩讐殺稍衰矣乷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

達終  
尤大  
臣  
之謙

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二年夏，大入，延綏適大學士李賢言：虜據套近我邊，我出彼歸，我歸彼來，禍無休已。宜令各邊守臣簡精銳窮巢穴，驅而去之。一勞永逸，國家雖費，不可以已也。乃使彰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虜。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詔促信行。信至邊，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叅將湯胤勛敗死。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

毛里孩不得貢，則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弑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幹羅出，自稱黃芩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於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

喜峰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殆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雜引他夷，生事端。故朝廷待之不疑。今爾貢兩月再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朶顏卜剌俱我屬衛，朝貢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爾自今其體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

仍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款待，毋傷世好。長久之計也。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未幾有滿四之變。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岔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時出行劫邊，將墨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四年秋，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卽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寧遠伯任

壽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征之，忠圍困其城，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璽費澄俱戰死。廷議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明年二月，俊黨楊虎霖降，誘俊出戰，擒之，并其黨磔于市。始俊計事敗，且入虜，以圍急不得出，比俊誅，邊將已報虜入套，窺邊矣。其冬，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

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而使侍郎葉盛行邊會虜入敗叅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搜套盛至邊條上築堡增兵諸事謂搜套師未易輕舉盛還圭請集廷議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勦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於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

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  
寇罪延綏巡撫余子俊建議埤山築牆設墩臺皆  
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入延綏毛里孩孛  
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  
可汗亂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秋九月與孛羅忽並  
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  
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  
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  
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

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故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縻資儲無算，頻歲師不出，至是捷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彌，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秋，滿魯都訖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訖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

幹赤來，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字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璫汪直恃寵喜事，數握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

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略其用兵能以奇  
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命出  
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  
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  
將許寧以捷聞虜旣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  
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  
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迄無寧歲而是  
時滿魯都已衰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  
子或稱把秃猛可王卽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

亦思馬因不協，頗相攻。二十三年，哈密都督罕慎報太師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讐殺，西走掠哈密，當克捨時，嘗以小王子遮絕貢道，請借兀良哈兵襲之，不許。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不足誅。」卽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伯顏猛可立。

以年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與瓦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皆習邊事，進疏至，輒得請，戎備修。又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虜奉約謹，不敢大爲寇。故當弘治初，諸邊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珉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

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叅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遛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倒馬、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

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奄苗達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薄不當賞，報聞。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都給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靖。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諭以京軍當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朝廷養兵衛畿輔而工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上納。

之時天子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驚欲一創之會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臣健對陛下垂念赤子德至厚然兵危事未易輕動上意未釋臣遷言邊事急孰與京師疲內以事外非完策臣東陽言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而近虜若道此而我軍顧遠出大同東西奔走自弊之道也上曰兵卽未遽出宜蒐乘蓄備以需皆頓首曰善已召兵尚書劉大夏諭如初大夏

亦力言未可。上曰：太宗時師行頻往，輒摧虜。今何以不可？大夏曰：太宗時兵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虜故利也。今承平久，人不習兵，餉又乏。陛下試度何如？太宗時師出之日，非獨不能制虜，徒毒擾邊人耳。上憮然。悟曰：朕幾誤計。乃寢師，然猶拜朱暉爲征虜大將軍。苗達、史琳督師，豫簡京軍，俟報至乃行。而使都御史閻仲宇往大同。通政叅議熊偉往居庸督餉。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

內地總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敬皇帝崩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爲虜所圍。俊疾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算。復命苗達、朱暉、史琳出禦虜。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言官劾暉等老師費財，徵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陝西巡撫楊一清疏言：諸將觀望莫相救，致虜深入，多殺傷。宜擇大臣節

制諸路令乃可行詔以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一清條上修邊諸事行之會逆瑾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一清旋亦致仕去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螫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令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大衆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

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  
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  
昂與別酋亦孛來戰於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  
年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  
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  
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  
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  
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  
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糧械失亡無算守臣

輒以捷聞七年秋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  
婚哈密議欲遂招之以捍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  
甘肅巡撫張翼咱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  
據之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  
塞殺掠慘於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罰治有差  
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山西  
守臣請調它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  
三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也若專守  
寧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

地兵戍寧武從之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目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庵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他將皆屬分遣撫寧侯朱麒等守古北口及紫荆諸關。永等多挾從人請乞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毒飯，田間如農。

家餉虜食之多死。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塞。明年夏，入大同塞。詔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于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爲所圍。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

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幾危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羣臣迎賀賞賚有差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嗔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

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叅將賈鑑督之。嚴  
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虜屢入陝西，  
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  
詔起楊一清爲總制，一清議剿。尚書金獻民議撫，  
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逋虜不大創，患  
無已時。已勒所部待師期，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  
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叅將王經開山俱戰死。其秋，  
數萬騎入寧夏塞。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  
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

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  
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  
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時  
王瓊代憲益修邊虜亦稍却未幾召還唐龍代之  
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  
制龍請許貢以紓患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  
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  
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兒孩  
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廝

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退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也，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驚，嬰城叛。遣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兕，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

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刺，有七子，長吉囊，次俺荅，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荅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荅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微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

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諸塞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刼虜有功虜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尚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爵遇

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再遇馬連堡又敗  
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  
大雨道泞虜騎困弓矢盡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  
吉囊子小十王捷聞上喜甚天和及諸將周尚文  
等皆增秩并錄輔臣本兵功諸賞賚甚渥明年秋  
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  
以樊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抗虜翟鵬督餉兼  
督畿南兵爲援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由  
白泉口長驅至寧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瑋力戰

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居民指白挺與格，虜有斃者，以故却。而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罷歸。召翟鵬還，已復使督宣大兵。二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俺荅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餘萬，雜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踰月乃出塞。諸將觀望，莫敢戰，獨叅將張世

忠躡虜，聞甚力。死之時，吉囊虜忻代妓，淫日夕。卒死，俺荅益張二十三年十月，自萬全右衛深入內地，言者謂撤防秋兵太早，上怒，逮翟鵬及薊州巡撫朱方，下詔獄，杖死。以翁萬達代鵬，萬達有計略，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萬騎犯鐵裏門，鵠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帥張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門，虜却。鳳戰鵠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

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闖死軍沒，然虜亦大懾。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狙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紆虜忿，且言虜執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聽。陝督臣曾銑謂虜巢套中近塞下，不驅之邊，患不休。銑欲復套料兵實具方略，疏請大學士夏言主其議。上業報許，而大學士嚴嵩素與言相軋，思有以中，乃乘間訐言受銑金妄議興師，開邊釁，貽社稷憂。故帥仇鸞嘗以貪暴爲銑劾繫獄。嵩嗾之疏銑諸不法狀，上大怒，逮銑誅。

自其  
言之  
不覺  
者目  
其之

之并誅言自銑死後無敢言復套事矣二十七年  
秋虜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  
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兵走獨石虜遂踰長  
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貶萬達俸二秩明年  
春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先諜知之乃檄大同總  
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  
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尚  
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瀚力戰死亡其  
軍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

武備志卷一百二十五  
兵次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  
是棄師也率衆鼓行前虜走出塞已復寇拒牆堡  
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召還隨  
憂歸郭宗昇代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三十八

四夷四

北虜考三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爲  
三覆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  
援達亦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聞、逮宗

臯等罰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寇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藩焉。至是三衛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詔發京邊兵數萬守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烏合，不任戰。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稍却。虜分騎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虜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算，遊騎至通州，京師震恐，集諸營兵壯者出邊，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奄不時

發久之，未能軍。兵部尚書丁汝夔始以聞。上大驚，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登陴咸寧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上內視稍強，拜鸞爲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効。虜至通州，阻白河，御史王忬先已悉收舟楫，不得渡。越數日，乃西薄都城，獲奄楊增等，令持書來曰：「予我幣，通我貢，卽」

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時天子坐西齋宮望烽火四起憂之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部尚書階問虜事嵩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言宜以計緩虜令出塞待命乃款如此往復冀少遲我兵集虜可破也上命集廷議廷臣相視不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聲言北虜無狀至震動勾陳奈何爲城下盟第錄故帥周尚文功出沈束于獄捐帑金百萬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言虜近姑許之而後寒之若何貞吉

怒衆叱之上聞壯貞吉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  
詔齎五萬金勞行營將士大將軍鸞計難貞吉拒  
不受益縱部士辮髮冒虜掠村落有司捕獲不敢  
法疏請上念大同卒首勤王卽有罪以迫饑困置  
勿問第付鸞自治兵部遂下令勿捕有捕至反笞  
捕者卒愈益驕患甚于虜衆籍籍歸怨汝夔矣汝  
夔顧語諸將虜方盛未易得志計無如守諸將畏  
虜諉言汝夔禁不敢發語浸上聞而守謙亦恐戰  
未必利少挫且張虜約勒部士毋輕動虜縱掠近

郊至西山中貴人園宅別業多焚蕩環泣上前謂  
汝夔守謙右虜左士使異類縱橫殘神鄉上震怒  
逮二人下獄戶部尚書李士翔坐徵發不給褫職  
冠服視事虜剽得子女金帛無算意欲滿乃循諸  
陵而北徜徉去欲奪白羊口大將軍驚以十萬衆  
尾虜不敢擊卒與遇潰驚幾爲虜擒裨將戴綸徐  
仁力戰乃免虜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  
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汝夔守謙竟  
坐誅貞吉亦以報命失上意杖謫詔驚督京營兵

鸞議京營兵脆不習戰請徵諸邊銳十集京師爲重兵部議是撤垣牆蔽堂奧非策卒從鸞議鸞意氣日盛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取報可不下部尚書王邦瑞力爭不可祖宗無是法毋啓跋扈端不聽邦瑞尋罷去虜旣歸會疫病人畜多死所掠皆歸部落稍中悔大將軍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市其冬俺荅遂上書求貢明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請督臣蘇祐以聞下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姑從虜以紓吾邊且永樂成化間嘗許女

直三衛市，何靳于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堡，漸及延寧，以待郎史道經略其事。兵部郎楊繼盛疏力條其不可，大槩謂虜踐躡我八陵，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損威重，長寇仇，甚矣。今之爲謬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于戰，將愈隳豪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往者邊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

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以予我。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于虜。一不如意。彼必敗盟。以失信責我。釁端百出。此其害。廷臣皆知之。而莫敢言。惟陛下獨斷。上雅不欲市。而方嚮用大將軍鸞。鸞持市議堅相。嵩唯唯而已。上不能奪。乃下繼盛吏謫去。五月。馬市成。虜奉約頗謹。我叛人蕭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款。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流。伏甲市傍。若幾殆。俺答

固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爲言芹有異術能使城  
自頽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爲內應會  
謀洩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  
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鸞太  
子太傅道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  
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庾一羊數釜  
米如珠而牛羊如山竭廩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  
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  
必勿許詔從祐議召道還其冬大入邊殺掠邊臣

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卽中國能  
禁民勿盜耶、已復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  
期拒却之、俺答恚益縱掠、別酋把都兒辛愛破遼  
東新興堡、殺指揮姚大漢等、指揮王相以所部兵  
四百遏虜、千戶葉廷瑞佐之、戰俱力相死、廷瑞重  
傷、虜引去、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塞  
毋扼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之、破必矣、兵部謂深  
入則蹂我畿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  
率兵出塞捕虜、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

寵嘆咤以虛聲聳朝廷三十一年秋驚病死都督  
陸炳暴其奸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  
市更言者死三十二年春虜入大同口叅將史略  
死之又入青邊口副總兵郭都死之遊擊孫邦丁  
碧力戰却虜已又入延綏塞副總兵李梅死之其  
秋俺答把都兒自大同入徑趨紫荊急攻挿箭浮  
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率寧夏固原兵來援虜却  
鳳玉追之過浮圖守者請犒師鳳玉曰毋緩賊吾  
旋軍享之及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虜敗走未幾

小王子入宣府塞抵赤城大掠而去俺答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諜言虜有遊騎二十去此兩舍可擒也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涑爭不聽遂前伏兵起涑與子松及叅將馮恩等皆戰死時春走免三十三年夏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戰死逮總督蘇祐黜爲民其秋數萬騎入薊州塞總督楊博募死士擊之三十四年春犯馬蘭峪叅將趙傾葵等戰死總兵周益昌來援虜退其夏入青邊口叅將李光啓戰敗虜執以索贖光啓罵虜死其秋大

舉犯宣大山西叅將丁碧力戰死，叅將馬芳以家  
丁夜刼虜，逐出塞。三十五年夏，入宣府塞，遊擊張  
紘戰死，軍盡沒。其冬，小王子及打來孫以十萬騎  
入遼東塞，總兵殷尚質戰死，亡卒千人。奪總督王  
忬巡撫蘇志臯俸。是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  
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蓮  
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  
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墾田積粟，收  
知略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踵歸虜，俺荅令富

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驪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予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勲及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國留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大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禽。」富怒，令邦奇與浩質。

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  
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勲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  
虜騎至邊索所藏倭刀識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  
祐姦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  
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春把都兒以六萬  
騎入流河口副總兵蔣承勲乘塞力戰死之西虜  
犯延綏副總兵陳鳳及其子守義俱力戰死之其  
夏俺答入宣府塞殺叅將祁免等冬大掠大同塞  
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懼

誅來奔辛愛大悲縱騎索諸邊總督楊順懼議清  
還或曰無爾也我失丘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  
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礫以徇虜自是益輕我大攻  
圍右衛數月不解右衛地斗入虜南一面通川虜  
分騎塞道衛大困故將尚表以轉餉至遮虜不得  
歸極力城守虜不能克議者欲棄右衛予虜上問  
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尚書許論  
習塞事請問論論阿嵩極言衛難守搖上意上益  
發兵援三十七年四月兵大集虜解去其冬土蠻

犯界嶺口、馬芳拒却之、三十八年春、兀良哈導虜、由潘家口入、大掠近畿、詔逮總兵歐陽安論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復使楊博督薊、博經略頗有緒、召歸、其年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之守將謀乘間攻板升、拔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

順義三河諸將孫臍趙濤俱敗死胡鎮拔柵走京  
師戒嚴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  
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銳  
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肅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  
勸其父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  
不刺阿爾禿廝始雖逋匿西海爲甘涼患然猶與  
虜角其後亦折而入于虜塞東西岌岌憂之帝嚴  
明慮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

市未決歲絕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爲欺蔽邊  
大圯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  
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  
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四道並入入井坪  
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悍勇邊軍遇之披  
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敗入  
壁創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大  
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遛  
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

進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間所殺擄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備師駐宣府塞下綴我兵之誥奉詔還懷來護陵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留內地浹三旬無與抗者值雨潦半亡其騎乃遷延出塞去事聞詔逮維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誥罷去其月三衛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蹂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間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

不敢擊、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槌崖中、崖深十餘丈、積尸爲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誦知、爭趨至、割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爲言者所劾、詔謫世忠戍罷燾、放隨卿歸里、臣等以鹵獲有驗、晉二級、明年春、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急、以譚綸督薊、戚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勦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召募至三萬、令卒治塞

寧以此  
二公不  
得封嗟  
乎

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相及環薊而臺者三千  
垣周二千餘里虜自是避不敢深入薊三年冬西  
虜吉能率精騎西掠熟番靈藏等族留餘衆套中  
寧夏總兵雷龍等襲擊之斬虜首百餘四年夏俺  
答大舉犯平虜叅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  
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殺傷  
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  
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  
巡撫李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

道不聽，促叅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僇，俺答愛之，爲娶反慎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免扯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攜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

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  
吾豐館餼飭輿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  
而急之則因與爲媾令繫板升諸逆以贖其孫不  
聽則脅誅那吉以牽沮其氣卽不然因而撫納如  
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  
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耆谷蠡秩秩那吉勢必爭  
兩族相持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那吉懷德黃  
台吉畏威安邊之大略也若循故事置海濱彼一  
窮胡雛何足重輕且恐失意颺去非計因具以其

章上聞，詔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種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全謀，哭罵俺答曰：「耄悖不遵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擯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閣，騶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此，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大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

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保于  
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  
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  
敬謝使者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稱我尊官  
爲太師也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  
崇古爲聞諸朝未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  
古質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  
及聞耳無他端因還語俺答馳召黃台吉黃台吉  
喜出張家口宜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

吉曰戰則敗約我無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  
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梟  
以獻周元聞變服毒死始全與丘富俱附虜富死  
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全教虜  
左右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  
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  
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置酒  
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奉居之尊爲  
帝會大風飄棟瓦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全等

各建堡治第，擬於王者，陷石州時，全計曰：自此塞  
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  
成矣。朝廷屢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  
已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鳴鳴相勞，苦曰：  
帝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  
款堅，宜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蒙下廷  
議。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卽要我以不燒荒，  
不搗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設備，其將如  
何？宜更議。母遽許。廷臣咸言市虜先帝所禁，奈何。

弛之。崇古言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鸞故盟，易寒。今虜實仰我，搏頽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國初嘗王和寧王順寧矣。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不遵而徒藉口于先帝，何也？因條爲人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於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爲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賓兔、台吉等十八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

事見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呵拜台吉等  
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昆都力  
哈郎老把都也、賜勅俺答曰、我祖宗受命御宇、內  
外率育、朕續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臣護  
視、以禮遣還、爾懷戢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  
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本朝、款塞稱藩、厥有舊  
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  
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勅邊吏同好  
素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

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棗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綵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

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  
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帝何  
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虞陝西太師行  
爲若請矣旣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盜邊乃  
許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姪勢相依倚許俺答而  
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吉能亦必陰誘  
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  
隴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誥議  
非是之誥去戴才代才上言陝西市諸番歲久不

可令虜雜其間，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寸帛闌出者，奈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示羈縻，上謂讓才而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把市畢，虜更乞月一市，崇古爲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刺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甲封諸壻市，鐵鍋聽寧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旣予封矣，其何功寸之印，予之富，鐵鍋宜

勿予，卽予，予銅、母、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  
諸壻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  
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  
停示德。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劫  
車夷革固等東徙。革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  
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  
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雜處，爲我外藩。  
車夷旣劫，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  
藩盡撤。中國制馭，不可不謹。」詔俺答歸車夷，自俺

答款後塞下稍寧邊臣皆論功受賞大學士拱上  
疏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  
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先帝  
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  
倉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致  
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  
寧日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鹽廢壞  
豈惟邊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  
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佑國

家胡雛委命、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斯實  
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于是因而受之、名順義美、較  
之往歲呼關要索、相去千萬、九夷入蠻、聞風慕義、  
孰不向化、威靈所被、南洽北暢、斯亦千古之一時  
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圖、則不在是、昔先帝嘗切  
宵旰之憂、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  
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  
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  
然、出國家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

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行卽虜或  
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  
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戰亦可此則  
邊臣所當加之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  
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應之則其患又自  
今日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殿最邊  
吏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  
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做失機  
上嘉納焉萬曆九年俺答故子黃台吉襲王封

其妾母三娘子爲妻萬曆十三年黃台吉故子掩力克襲王封亦收三娘子爲妻已封忠順夫人爲其經事三王約束諸夷奉中國唯謹故也萬曆三十四年四月捨力克故長子晁兔台吉亦先故孫卜石兔應嗣而三娘子所生不他失禮收其異母兄子那吉妻大成比妓生子素囊者最狡黠多智善用兵睥睨王市賞而侮卜石兔部落少又幼孫行也嫗言祖母忠順曰爾老矣何顏復與卑幼聚且王事始吾母大成比妓投降中國中國以我父

母故授我祖王封，祖王故應那吉襲王，那吉故應我父，不他失禮襲王。我父故應襲王封者我也。卜石兔何爲者？我親祖母孫，不我以襲王而遺所不親之卜石兔，我必不能甘。矧爾老且病，經事三王，又戀戀黃口小兒之卜石兔，何顏復與我相見？忠順聞言亦大慚。卜石兔以應襲王故，卒然來入忠順毳幕中，長揖忠順，踞上座。貌素囊不爲禮，而忠順用事左右服役部落，一切蔑視之。於是素囊然怒，瞋目視忠順。忠順目卜石兔，速避去。素囊

諸部謀曰、此後卜石兔如再來、各持挺圍忠順、慕  
痛毆之。卜石兔聞言、不復敢再來。忠順亦怒。卜石  
兔慙慙不足事、而毛明暗者、稽力克次子也。姣而  
儇、忠順頗暱之。明暗亦百計媚忠順。陰與素囊比、  
而厚賂用事左右、日交口譽之。忠順密與明暗約、  
將言于中國、請以王授之。而稽酋所遺坐纛鷹子  
手、感喇手已入明暗所矣。總督馬鳴鑾大同巡撫  
霍鵬相與謀曰、虜王篆在忠順所、忠順不出篆、則  
卜石兔爲空王、雖封猶未封也。而忠順不許婚、則

王篆必不出，素囊不可馴，則忠順不可婚。夫虜部有變，恃忠順爲主持，今忠順內制于素囊，陰暱于明暗，婚事不能自主，王篆不復可問，將奈何？卜石兔久不得封使，使請于鳴鑾曰：虜地之所以重必王者，爲能制市賞之權也。今必雖不王而歲以白頭表貢，市賞不失，何用王？必爲今日須止市賞，不開，則必王有日矣。夷語以必爲我也。總督有傳令禁止大市而忠順力爭以爲不可，且巡邊夷人各自撤回，恐生它端，故貢市仍舊而卜酋忿怨矣。

丁未至庚戌虜無定主我無他奇中外洶洶其年  
秋鳴鑾卒鳴亦罷去乃以涂宗濬爲總制汪可受  
爲巡撫是時有五路台吉者黃台吉之次子也於  
卜石兔爲大父行辛亥春因素囊抗撓忠順拒封  
乃糾集宣大薊鎮七十三酋部落聚豐州灘與素  
囊爲難挾婚忠順忠順素囊恥爲所挾亦將治兵  
相攻宗濬至素囊輸款宗濬詰之謝不敢又詰忠  
順曰爾主虜事久矣反不能自主耶夷使曰忠順  
年已六十餘病深髮白不可婚故不許耳宗濬曰

婚事聽爾，封不成，非所以言恭順也。五路使亦至，宗濬謂之曰：「爾義舉也，然我在，無庸兵夷使。」五路義氣憤盈，糾集大衆，能聚而不能散也。宗濬曰：「兵不罷，則曲在爾矣。」使唯唯。宗濬乃調西將，勵兵待戰。於是素囊不敢恣。至五月，忠順與卜酋聚鹿矣。五路自以爲功，欲挾大賞。宗濬不許。忠順宣言各部曰：「婚已竟，中國必請我封。姑散去，待後命。」已而老婦得少夫，大喜。引卜酋入佛寺，歷閱三王所積金銀蟒獺虎豹貂狐玉石。卜酋心動，欲挾益賞。

始受封，故數月無使至。宗濬知其故，亦不遣行人。  
虜遣使來曰：「往者婚竟，使來請封，今不遣，何也？」宗  
濬曰：「封者，爾所請于天朝者也。天朝何請焉？其計  
沮九月，乃使使求封秦王，益市馬。」宗濬拒不見，整  
軍容，試火器，使者錯愕，乃不敢言，固請見。宗濬復  
不許，傳諭之曰：「爾卜酋將以守邊爲功乎？我將自  
山西水泉營至得勝堡，割而與素囊守；自得勝至  
新平，割而與兀慎擺腰守；自新平至新河，割而與  
五路守；自新河至宣鎮，割而與白洪大守。人自貢，

人自市無煩王也。虜使大驚，又固求見。宗濬始見之，詰之曰：「請封何遲？」曰：「收穫未畢。」又詰之曰：「請封何以求益賞？」曰：「卜石兔西海窮夷，望量賜給，爲養膳。」又詰之曰：「前王之積多矣，卜酋實有之，何曰貧也？」曰：「分散各部，王實無幾矣。」謂之曰：「散者散矣，忠順所有當與王子同享之，封則可賞，弗言也。」夷使去，卜酋大驚。虜婦尤之曰：「何自辱也？」乃傳調各部。至壬子四月，三枝十二部皆集，事將成。三娘子死，卜酋哀惋，諸部皆素感三娘子，號擗修齋。如是者。

兩月素囊心變、乃盡擄三娘子所蓄卜酋不敢言、  
蓋卜酋之部落皆忠順之部落也、素酋一旦跳卜  
酋一匹夫耳、素酋乃遣使請曰、虜之有王、始于我  
父之降中國、卜石兔何爲者哉、况祖母死、卜石兔  
不當封宗、濬論之曰、俺答有約、世世相傳、封王以  
長、今卜石兔倫序當立、三枝十一部者、莫不歸心、  
爾將叛盟、則皆欲聲罪致討、爾抗天朝之封命、天  
朝亦以兵夾攻爾、爾將安歸、素酋心折、于是合詞  
請封、是時虜婦所遺牛馬萬餘牧放在野、故卜酋

以嚴寒爲詞，請回巢取衣，實掠以歸。至次年五月，乃始受封如故事。而封素囊，母把漢比妓爲忠義夫人，以其始降也。然素酋日以強，卜酋日以弱，貢則素酋居其利，故不時至。自俺答始封以來，至于今五十年矣。高拱所言八事者，始嘗命大臣閱視，繼而卽令按臣兼之。然終以奉行鮮實，而市貢亦歲增。大同市本至七萬金，宣府市本至十八萬金，山西市本至四萬金，其撫賞各至二萬金，而鎮將私措不與焉。苦不給，則剝士以供之，而邊備日弛。

矣故昔擄力克之嗣封甫定而火落赤跳梁于洮河張家口之貢市報完而哈不慎陰助逆于長昂五路挾賞于上谷而穿塞相逼今素囊耽耽旦夕有不可測之事皆自弛其備以啓戎心而小王子者自徙東方曰土蠻至嘉靖三十六年得三衛人爲鄉導遂入犯薊鎮稱東虜矣至俺答入貢時王崇古欲其并約土蠻土蠻于俺答爲從孫行也力能致之俺答曰故主也不可必得崇古知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乃令黃台吉約老把都

以招土蠻、於是亦開貢市、然數入遼東塞、李成梁以搗巢累功封寧遠伯、今於遼薊間時入零盜、亦不大爲邊患、瓦剌自正德後稀往來、嘗與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行輒以復讐瓦剌爲名、大蠶食諸番、西北苦之、

茅子曰、夫極盛者必極衰、天道然也、虜之據中夏、自五胡始也、至蒙古而包容八極、主蒞中州、治統之一變也、故莫弱于明、高皇義麾所指、沙漠遠遁、成祖六駕親驅、萬里絕迹、正統之際、天子以遊

之餘失身虜庭奉而歸之惟恐其後嘉靖庚戌  
京城而不敢妄冀非常至于今無五單于之爭立  
而叩關致貢稽顙稱臣者四帝五十年雖其間不  
無侵寇而志在擄掠一悍盜耳天不生英雄于其  
中雖控弦數十萬如無人焉胡運之衰天實爲之  
然衰極則盛理之常也貢市者體極尊名極美而  
財日浚備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  
所盛可不畏哉嗟乎使宣廟之際朝廷有人東勝  
朔方以及遼陽之三全不渝而爲虜世廟之際惟

帷不構以神武之威佐以不世出之士傾其巢穴  
復我故疆則國家之盛未有既也昔文皇帝之窮  
虜也雖內帑竭于軍興遺弓墮于朔野而在天之  
靈終無悔心者以勢無兩威無中我不振則彼強  
故張皇六師非黠武也侵于之疆非好大也今之  
計亦如斯而已矣故我詳譯語考部落以待有志  
于斯者焉